

唯識十三論釋

守培法師述

上海佛學書局印行

唯識三十頌釋自敘

曰唯識者。爲遮一切法相也。今之則不然。言一切法相不可遮。唯識變故。遮則名爲
豁達空。經云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虛妄。又本頌云。一切法無性。非遮相而偏。今之唯識者
曰。佛因凡夫不知一切法相唯識所變。妄認心外有法。故假遮之。非相全無也。於是余
復問今之唯識者曰。一切法相既不無。凡夫認爲實有。正是真知實見。何以如來反說
爲虛妄耶。果然一切法相是有。吾佛不許凡夫認以爲有。而欲凡夫認爲虛妄者。此是
顛倒知見。誑妄衆生之者。何得名爲無上正覺者乎。余謂佛說凡所有相。皆是虛妄者。
法相本虛。凡夫執以爲有。於諸相上起種種貪瞋。造諸惡業。受諸苦報。是故佛遮一切
法相。離凡夫貪瞋之心。滅諸惡業。免諸果報耳。佛之所言。虛者虛之。實者實之。自得自
然之妙。若實者令之虛。虛者令之實。斯成妄作。佛豈爲之哉。然一切法相既唯識所變。
當然法之唯識。何須遮耶。所謂識變者。識性所變。非凡夫識心所變也。由所變之相變。

起凡夫之心。茲凡夫之心。同爲所變之相。以所變之心相。望所變之境相。遂成差別。是知法法唯識。唯多妄心。以妄心而求唯識。展轉生妄。心與相別故。妄從相起。欲滅妄者。是故遮相。相遮。則唯識成故。復次心本無外。言心外有法者。固然是妄。若心所變之相。不外於心。何妄之有乎。所云遮相者。以相本無。故可遮耳。若相非無。而欲遮者。是妄爲也。夫相且無。從何而分內外與。心外無法者。言法只心而已。故曰心外無法。非謂心內有法。心外無法也。猶如閑雲遊空。有小子者。不識其雲。謂之白衣。或謂之蒼狗。識者正之曰。小子妄計衣狗。空中唯雲。雲外更無衣狗。小子聞之。頓變衣狗之妄計。體會其雲。或者曰。小子誤會識者之言。落惡取空。更言。識者言無衣狗者。乃無雲外之衣狗。非無雲中之衣狗也。若小子任以雲爲衣爲狗。妄計不歇。別雲之真像永無見日矣。或者不知雲中本無衣狗。衣狗唯是小子妄計。言無衣狗者。破小子妄計也。

衆生不識識性。謂之根身。或謂之器界。如來正之曰。衆生妄計根身器界。三界唯識。識外更無身界。衆生聞之。頓變身界之妄計。體會識性。相宗云。衆生誤會佛言。落惡取空。

更言佛說無一切色相者。乃無心外之色相。非無心內之色相也。若衆生任以識性爲一切色相。妄計不歇。則識性之真像永無見日矣。相宗不知心中本無一切色相。一切色相唯是衆生妄計。言無一切色相者。乃破衆生妄計也。說識變之色相不可無者。豈異言雲變之衣狗不可無乎哉。余謂一切法相。是生生死死之根本。植苦果之田園。不遮法相。不了生死。不了生死。不名佛法。佛以度衆生出生死爲本懷故。又當知遮法相者。摩特遮有相。亦遮空相。亦遮亦有亦空相。非有非空相。是則名爲遮一切法相。如是遮得一切法相。卽見得唯識實性。是故余不宗一切法相。而以破一切法相爲宗也。唯識三十論釋之衆矣。余今復釋。有異他解。其極重異點卽在遮相。此釋也。唯了一切法相是空。是可遮者讀之。或有所契會。若懷一切法相是有。是不可遮者。可無須問津矣。敍此以爲讀與不讀者之標記云。

甲戌孟秋玉山退隱守培敍於妙心精室

唯識三十論釋

守培釋

稽首無上覺。及法賢聖僧。開我智慧眼。究竟唯識性。我今釋此頌。破除諸障。令諸學佛者。同見無上道。

將釋此論大科分三 一初諸識生 二諸識住 三諸識滅

初又二 初總論 二別敘 今初

佛法是不二法。傳之舊矣。心外有法。即名外道。亦早爲學佛者之所知矣。今佛法不幸。邪見熾盛。謂佛法有性相二宗。又謂唯識非唯有識。乃色不離識。是名唯識。又說諸識各有體用。不許諸識用別體同。又說離心別有心所。不許離心外無別心所等。如是不但心外有法。而又法外有法。心外有心。種種異說。誤解此論者。皆於唯識深妙之理未

得如實正解。故釋此論。以糾正之。或問曰。
若唯有識。云何世間及諸聖教說有我法。頌曰。

由假說我法。有種種相轉。彼依識所變。此能變唯三。謂異
熟思量。及了別境識。

假說者。本來不有。隨其幻相而說有。雖有而不真。故名曰假。猶如龜本無毛。兔本無角。而說龜毛兔角。但有其名。而無其實。斯爲假說。亦名假名。真如性中本無我法。而凡夫妄執爲有。雖有我法之名。而無我法之實。故云假說也。此假說中含有二義。一分別假。二因緣假。分別假者。謂七識所執之我法也。雖非真我法。亦不同因緣和合所生法。乃從真性上分別而有。頌所謂分別緣所生也。如世間之人。總觀則人而已。若分而別之。則有六根。此六根之生於人。卽從分別緣所生也。若不分別。卽無六根故。真如自性本是一體。由一念妄生分別而有六大種。(地水火風空根)楞嚴經。謂有七大。此六大

中以根大爲我。餘爲我法。

因緣假者。六識所緣之我法。既非本有。亦非分別緣生。乃由諸大種和合而生。此生實無所生。如水月空花。妄計則有。頌所謂由彼彼徧計。徧計種種物是也。因緣生法不知其數。總之則有六識緣六塵。再總之則六識爲能緣之我。六塵爲所緣之法。我法者。謂能緣之心。法謂所緣之境也。

此我法不得認爲我法二執。執唯我有。法是無情。爲我所執故。今之世人以此我法。誤爲人法二執。然我法者。我爲能緣。法爲所緣。我法對待而立。亦對待而亡。人法二執者。人卽人我執也。法卽法我執也。二我前後相承。滅不同時。是故不同也。今之世人以我法誤爲人法二執。而所說我法二執。亦不如法。

諸經言我法二執。與彼有異。一人我執。二法我執。此專以能執爲名。彼兼能所爲名。故不同也。人我執者。凡夫以人身爲我。故曰人我執。二乘以徧眞法身爲我。故曰法我執。簡稱曰人法二執。又名二我執。誤爲我法二執。彼以能觀之我爲我執。以所觀之宇宙

爲法執。如此我法祇可共成一執。不可分爲二執。以能離所。以所離能。皆不成執故。假使成爲二執。猶不合法。經云。二乘我執已空。法執未亡。若對起之我法。必同時消亡。今一存一亡。可知法執之法非對我之法矣。又二乘之我。既非凡夫之我。法執之法。自非世間之法矣。此我法分二層說者。應下次第三能變。若我法不分二層。只攝一種能變。則有攝法不盡過。既曰三能變。只有兩層我法者。初能變境真。非假法故。我謂主宰之義。法謂軌持之義。此二各有差別。故有種種相。釋論（成唯識論）云。我種種相。謂有情命者等。預流一來等。法種種相。謂實德業等。蘊處界等。法相云。見分爲能緣之我。相分爲所緣之法。今以蘊處界統爲所緣之法。卽將色心皆爲所緣矣。能無誤乎。轉謂終而復始。卽種子生現行。現行熏種子。義如後釋。如是我法若由假說。依何得成。頌曰。彼依識所變。識謂識性。諸識之本性也。釋論云。識謂了別。了別之識是前六識。各有所了之境故。此是識所變之識法。非能變之識性也。識性是圓融絕對。離諸名相。爲諸名相之所依故。變謂變化。生起之義也。經云。一念不覺。起心緣境。此謂從自證起見相二分。此

爲八識。卽初能變也。復從見分起我心。謂見相者是我也。此爲七識。我法生起如是。卽二能變也。復於我所見相生分別計度心。緣世間一切法。此爲六識。我法生起如是。卽三能變也。是故頌云。此能變唯三。以此所變之我法。有名無實。如陶泥沙成瓦器。究竟無瓦器之實。故曰假說。是故應知實無心境。唯有識性內外變現。實我實法不可得故。

不了我法。是假名者。於此我法橫生計度。其計度者有三種人。一外道。二凡夫。三小乘。外道計我者。或執我體常周徧。量同虛空。隨處造業。受苦樂故。

或執我體雖常。而量不定。隨身大小有卷舒故。

或執我體常至細。如一極微。潛轉身中作事業故。

又有執卽蘊是我。又有執離蘊是我。又有執我與蘊非卽非離。如是所執。皆妄想分別。未見我之眞義。破文不錄。以今無此執者故。

凡夫小乘執我者。卽法相所載二種我執。一分別我執。二俱生我執。此二各二。

分別二我執者。六識心總計自身。不假分別。自知是我。是爲俱生我執。與色身同有故。六識心所。於自身分別計度。此是我頭。此是我足。及頭足好醜等。是爲分別我執。此二我執。對於俱生我執。總名分別我執。以此俱生亦暫有故。以自身爲我。以身外非我。亦有分別故。

俱生二我執者。七識總計自心。不假分別。自知是我。由一念不覺起。直至成佛止。相續不斷。是爲俱生我執。由有衆生。卽有此執故。七識心所。於所計之我。上生我見。我愛。我慢。我癡。是爲分別我執。此二我執。對於分別我執。總名俱生我執。此中分別。不與色身同有無。猶勝彼俱生故。此中分別隨念而有。於彼計度。卽無分別故。小乘以證偏真之心。計五分法身爲我。卽此俱生我執也。凡夫以妄想心。計四大假合之身爲我。卽此分別我執也。

分別我執。起於世間外相。若了三界俱空者。卽破此分別我執。俱生我執起於出世內心。若了偏真涅槃空者。卽破俱生我執。如上所計之我。皆有生有滅。非眞常之我。故名

之曰假。

釋論設難云。實我若無。云何得有憶識誦習恩怨等事。誰能造業。誰爲受果。誰於生死輪回諸趣。誰復厭苦求趣涅槃等。

所謂無實我者。以彼所執之我皆假。故曰無實。非無實我也。我執若除。真我卽現前。故凡執我者。皆以心爲我。不以心外另有我也。如問衆生以何爲我。必曰能知覺者爲我。決不以所知覺者爲我也。但所認之知覺。非真知覺。故所執之我非真我也。若得真知覺者。卽得真我。故知不無實我。又佛有八自在我故。

以有真我。故有假我。以有假我。故有憶識誦習。造業受苦。生死輪回等事。假我若除。真我現前。卽無諸事。真我。真常不變故。

外道計法者。且數論師。計大等廿三法。三事合成。是實非假。現量所得。

勝論師計實等句義。多實有性。現量所得。

有計有一大自在天。體實徧常。能生諸法。

有餘偏計明論聲常。能爲定量。表詮諸法。有計一切聲皆是常。待緣顯發。方有表詮。有外道計地水火風極微實常。能生粗色。所生粗色。不越因量。雖是無常。而體實有。然諸外道。品類雖多。所計雖不同。皆以法爲實有。

觀天地間所有諸法。皆遷變不停。終歸消滅。無一不滅者。乃至天地亦歸消滅。彼所計有者。其妄可知。凡夫小乘所計法者。卽法相中俱生法執。分別法執。此二各二。

分別法執者。六識初緣六塵相。未起分別。與身同有。是爲分別中之俱生法執。六識心所。復於六塵相上分別長短方圓。大小高低等。是爲分別中之分別法執。

俱生法執者。七識初緣五大種性。未起分別。與生同有。是爲俱生中之俱生法執。七識心所復於五大種性分別堅煖濕動。是爲俱生中之分別法執。此法斷滅。同前我執。法我相待故。此不贅述。

如上所計之法。皆有生有滅。非眞常之法。故名之曰假。

釋論於揀色法後。復揀不相應法。無爲法等。乃曰。眞如亦是假施設名。遮撥爲無。故說

爲有。遮執爲有。故說爲空。勿謂虛幻。故說爲實。理非妄倒。故名真如。不同餘宗。離色心等。有實常法。名曰真如。故諸無爲。非定實有。

真如爲十方諸佛之所共證。若假名無實。諸佛所證亦假名而已乎。若實無所證。而曰證真。欺誑衆生。其作用何在歟。吾佛於三祇劫中。捨國城妻子。頭目髓腦。欲令衆生同證真如。其難猶如登天。彼則輕輕巧巧道破。真如亦是假施設名。卽此一句。可以打斷。今後衆生求證真如之妄想矣。嗚呼悲哉。佛貴真如。重如至寶。彼賤輕真如。若毫毛。其與佛相反如此。我不知世人信佛歟。信彼歟。

我又不解。真如既是假名。應當曰無。何遮撥爲無耶。真如既然無實。當名虛幻。何以又曰勿謂虛幻。故說爲實耶。真如既是無實。而立真名。應名妄倒。何以又曰理非妄倒。故名真如耶。如是顛倒狂妄。真令人莫明其妙矣。

我又不解。何等餘宗。說離色心等有實常法。名曰真如耶。我常見佛經說。真如隨緣成。色心諸法。色心諸法。返歸本源。卽名真如。諸佛證真如。卽返本歸元也。我等衆生。迷失

真如輪轉六道。正如浪子流蕩他鄉。而忘其返也。我又不不知。彼既以真如爲假名。理應在心色真名之外。何必又有此不同餘宗之揀別耶。

釋論揀盡一切世出世間法。皆是假名。唯於心法及心所法。不曾揀別。蓋卽以彼爲實有之法矣。

經曰。種種法生。種種心生。種種法生。返之當曰。種種法滅。種種心滅。種種心滅。種種法滅。此自然之理也。心法猶如束蘆。相待而立。法相亦云。由自證分。起見相二分。亦心法不相離也。今言法假心真。

卽法有滅時。心無滅時也。經言諸佛心真。衆生心安。非一概言真也。衆生法假。諸佛法真。又非一概言妄也。彼則言法無不是假。言心無不是真。以真心而緣假法。無乃鑿柄不相投何。

諸佛以佛法是真。生法是妄故。所以令衆生捨妄歸真也。若佛心是真。生心亦真。佛法是假。生法亦假。然則衆生何必求成佛耶。諸佛又何必度衆生耶。我知之矣。猶如外道

不了我法真義。故多妄計也。以上妄計。皆屬古有。今之新計。又有二種。一唯心論。二唯物論。唯心論。同古之計我也。唯物論。同古之計法也。唯心之名。與佛法相同。但彼言之心。卽衆生妄心。非真心也。若更進一層。則與佛法不二矣。唯物論。謂宇宙之間。唯有物質。爲獨立存在。謂精神祇是物質的一種表現。物外更無精神。今之科學家。都信此說。彼不知精神與物質之現象。同爲自性之所表現。精神與物質。雖互不相離。終以精神爲強。如物之運動。皆仗精神故。物之生滅。皆由精神所使故。可云。無精神別無物質。不可云。無物質。別無精神。如人睡眠時。一切物質暫離精神。則形同死尸。不成人物。而精神能遠游他方。舉此一端。可驗物質外。別有精神也。佛說六道輪廻。科學認爲迷信。種種考證。不曰偶然。卽曰眼花。睡夢之事。精神離體。人人親驗。不得謂之迷信耶。亦不得謂之神話耶。亦非偶然耶。亦非眼花耶。言唯物者。至此不知更有何說耶。物質外既有精神存在。六道輪廻可證實矣。

更有一種妄計我法者。並非外道。卽佛法中之法相宗也。法相宗云。色不離識。名爲唯

識。又云。唯遮境有。識揀心空。遮境有者。祇遮心外之境。若夫心變之境。則不遮也。如此遮境。等與不遮。心外無境故。簡直雙許。心境皆有。有心。卽爲我執。有境。卽爲法執故。佛說唯識者。唯遮心所變境。不遮心外之境。以心所變境。可以心遮。心外之境。卽不可以心遮故。如屏座等。是木所變起。若提及木之本體。可遮屏座之假名。若他金石等物。則絕不可以木遮故。又如他心所變之境。則不隨我心有無故。夫境何須用遮耶。衆生生死煩惱。皆因境有。境爲衆苦之生因。欲令衆生離苦故。所以遮境也。若不遮境。而求離苦。猶如日中逃影。無有是處。法相宗說一切法有。而求了生死。證涅槃。是乃未了生死之生因。如裹足求進。不解進義也。

問。若一切境皆空。何異空亡外道乎。答。所謂遮境者。將心所變之境。還歸於心。故曰唯心。不同空亡外道拋棄其境而不顧也。其遮境之法。卽在當人日用之間。觀諸境界。不以爲外境。直以一切境爲自心。泯絕取捨。是爲唯識觀。作此觀時。妄念俱息。生死煩惱之因不生。則生死煩惱之果。亦無由相續。久而觀成。則同諸佛心。包太虛。量週沙界矣。

若觀現前之境。雖認爲自心所變。而謂永遠不能離心。則心中常有其境。是爲凡夫妄想。心隨境遷。念念熏成。生死之因。感受生死之果。佛道云何而成哉。

如玄奘依色不離識。立三支比量云。真故極成色。定不離眼識宗。自許初三攝。眼所不攝故。同喻如眼識。異喻如眼根。以此比量。懸示十八日。無有能破者。乃謂成立此宗。余想西方當彼之時。佛法已衰極矣。

佛法中若有一知半解者在。彼宗絕不能立。何以故。色不離眼識。是世人之常情。以此立宗。有相符極成過。西方外道雖多。未聞有計離眼識能見色者。立宗所爲破敵。既無敵者。何必立宗耶。余謂彼宗無人破者。非不能破也。乃無須破也。此依凡夫一邊。不應立此宗。若依聖教。彼宗亦不能成立。如阿那律尊者眼根已壞。眼識不起。色應隨識消滅。云何能觀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羅果耶。以無眼能見。證色定可離眼識。彼之定不離眼識宗。不能成立。至於三乘聖人。反流六識。六根互用。則六根皆能見色。彼之定不離眼識之定字。亦未免自命太過矣。